

## 日光亭项目问答

许崇宝，刘辛夷

许：《革命色系》展示的瓶装饮料与每次颜色革命都有对应还是做了一些更为感性的、出于作品形式感的调整？

刘：在方案的起始阶段我还是比较好奇能否真的能在消费品市场上找到和“颜色革命”相关色彩的饮料，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将会有怎样的视觉信息。继而我发现严格意义上的颜色革命只有7色，排列在一起还不足以给人色系的观感，这让我联想到消费工业一定愿意承诺给消费者充分选择，如果能再丰富一些，这些色彩之间组合或许会很惊艳。于是我在备选的饮料产品中补充了另外的四种色彩。这的确是一次调整，有趣的是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这新增加的色彩似乎可以对应近年仍未停歇的“阿拉伯之春”，尽管它们中有一半因为各种原因国际媒体没有给予浪漫化的命名。好在方案的演进也使我延伸了设定在特定条件下的色系研究。

许：用瓶装饮料的色系来喻示颜色革命色系的逻辑关系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形成的？

刘：在我取样颜色革命概念下的色彩之后，就发现这个色系其实很接近当代消费工业的产品营销策略。我自己在英国逛科学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自石油制成品特别是塑料在60年代以后在工业化国家成为替代玻璃，金属，木材普及成为大众日用品的主要材料之后，外观上色彩明快的制成品就是市场上的主流。我自己这代人现在不需到欧美日等

地的发达国家，只在家门口也已经非常习惯于这种诱导消费的视觉信号，因而我会自然从身边开始寻找合适的媒介。随后我注意到饮料这种快消品有些特殊，因为对它的消费不仅是被消费工业人为培养出来的，并且它作用人的方式就是物理性地进入人体的消化系统。想象我们会时不时会允许各种色彩通过自己的身体，如果把这种作用关系放到政治语境里，胜似网络时代人们对各种政治口味的尝鲜。这种推导至多只能算是一种观念尝试，我想做的只是通过对视觉的改造呈现这种跨越，在两种本不相关的社会产品间在建立起一些似有似无的联系。

许：与颜色革命相比，这些瓶装饮料的色彩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底层现实与草根文化，在你的观念系统里这些颜色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刘：饮料的色彩和普通人的需求确实有些关联度，我在挑选样品的时候，发现茶饮料和奶制品饮料的产品选择不比色彩鲜艳的软饮料少，在我采购饮料的过程中，看到茶饮料出货量很大，看起来它们的接受度还是要高于时髦的彩色饮料。而我选择的这些瓶装饮料的种类有多个品种出货概率偏低，以批发商的经验来看是都是小众选择，其中有一种饮料甚至因为卖不出去，都有停产的传言。在了解到这个比较可靠的来自市场的统计经验后，我估计明快鲜艳的色彩其实并不天然地有利于营销，至少目前来看，这类饮料都在经营重点还是追求新鲜的年轻消费者和中等收入的城市家庭。尽管饮料商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一定会追求开发跨越阶层，甚至跨文化鸿沟的新客户群。也许他们的目标人群就包括你想联系的农民工二代和其他城市边缘人群。工业化进程让城市生活方式普及，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是会有相当庞大的被长期忽视的人口扩充了进原有的经济和文化版图，自然会有越来越多试图吸引这部分人群的文化，如服装，流行歌曲和连续剧，被创造出来，这部分人群的审美也有着不容低估的威力，因为恐怕没人能阻止他人用审美

标准评判顶层设计。

许：在你以往的作品中艺术家的自我身份都是抽离其外的，你扮演了冷静的探员 L，而这些瓶装饮料的中国特色有没有让你感到在这件作品中很难逃避身份政治这一问题？加上《Don't forget to vote》这件录像作品里重复至近乎教科书调性的口号，是否会产生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关系过于紧密的问题？

刘：身份政治大概是我一直试图周旋的一种来自外部的解读惯性，但我了解不可能，也不需要彻底回避身份背景。对我来说，瓶装饮料是舶来的消费习惯，选举制度也是。我只能着重做到隔离个人取向和结论性的态度，尽可能开放我关心的话题，并通过展示检验其中的讨论空间。例如这次展览中录像作品，我希望引发的还是对选举制度，平民政治以及政治媒体化等问题的不分国界的探讨。一方面录像中的祈使句煞有介事地提醒每个观众自身难以确定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一对放大的人类嘴唇和机械般的反复言说也带来了压力和困惑，让我们去思考究竟什么是政治自由，是否可以凭借目前的选举制度来保障？

许：当代艺术的活力从某种层面上说取决于发现、讨论的问题能在何种程度上激起行动的迫切性，从这个视点出发你如何评价你的日光亭项目以及你以往的项目？

刘：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方法论实践上有惯性或者说是惰性的部分，这需要不断引入新问题和新意识加以突破。我的工作方式是除了推进自己的几条项目线索外，也寻求在群展合作中了解策展人的关切和视角，或补课或结合到自己的半成品思路中。日光亭项目则

更多的是借助这个空间对我的启发去接近一些曾经飘渺模糊的问题。日光亭的低顶和光线效果给我有些不真实的现场体验，唤起我青少年时代对欧美电影和 MV 给我留下的视觉记忆，尤其在经历过多年实际的伦敦生活后，我更意识到它是属于过去那个相对封闭年代的没有选择的现代化想象，那种远去的虚拟感让我想发掘绚烂，憧憬和茫然的混合体验。我希望我能依此为路径找到和当代现实的对接，而在我看来，消费文化和媒体化政治的结合充满想象空间。